

孙文波 臧棣 肖开愚 编
中国诗歌评论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语言：形式的命名

·中国诗歌评论·

语言：形式的命名

孙文波 臧棣 肖开愚 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形式的命名:中国诗歌评论/张曙光等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11

ISBN 7-02-003086-6

I. 语… II. 张… III. 诗歌-文学评论-中国-当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0367 号

责任编辑:王清平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27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75 插页 3

1999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定价:25.00 元

目 录

诗 歌

张曙光:泰坦尼克号的沉没(五首)	(1)
黄灿然:游泳池畔的冥想	(13)
王家新:旅行者(三首)	(23)
陈东东:傀儡们(二首)	(29)
梁秉钧:谁要是轻易遗忘,敢情是可怜虫!(四首)	(39)
肖开愚:阴影之诗(四首)	(48)
周 瓚:爱猫祭典,或我们的一年(三首)	(65)
鲁西西:泛生活(二首)	(75)
西 渡:雪(二首)	(81)
钟 鸣:温泉(四首)	(95)
宋 琳:孩子 红鹿 水壶(六首)	(102)
朱 朱:小瓷人(八首)	(111)
姜 涛:京津高速公路上的陈述与转述	(121)
李建春:百货大楼的语法	(129)
林 木:剧场的旧称(五首)	(138)
余 弦:秋季运动会(五首)	(145)
席亚兵:下班(四首)	(152)
丁丽英:家住洪水泛滥的河流命名的马路(五首)	(158)
千 叶:风筝	(168)
胡续冬:住院记	(173)
森 子:那年夏天(三首)	(178)
朱永良:在九月(五首)	(182)

清 平:献给娟娟的十四行诗(三首)	(185)
翟永明:对着镜子深呼吸(十首)	(194)
孙文波:戏谑(片断)(六首)	(202)
臧 棣:锻炼(十首)	(217)

诗人访谈

张曙光:

关于诗的谈话	(235)
--------	-------

诗 论

钟 鸣:

秋天的戏剧	(251)
-------	-------

敬文东:

在新的命名法则指引下	(271)
------------	-------

张 闳:

介入的诗歌	(298)
-------	-------

西 渡:

历史意识与九十年代诗歌写作	(319)
---------------	-------

程尚逊:

从几个说法谈起	(326)
---------	-------

Susanne Gösse:

一棵树是什么?	(338)
---------	-------

重读诗歌史

黄灿然:

穆旦:赞美之后的失望	(350)
------------	-------

诗歌对话

写作:意识与方法	(358)
----------	-------

选编后记

(403)

张曙光

泰坦尼克号的沉没

街道两旁杨树和槭树闪亮的叶子投下的
暗影，使这个四月的傍晚变得可疑
像一艘大船，它从虚无中驶向我们
带来了一些意外的礼物
比如，灯光的珠宝盒，一首歌
由席琳·狄翁演唱，以及古老的激情
和困惑……“它的原始材料都是
可信的。事实上，我是想把历史的

坚实内核包裹在故事里面……”

卡梅隆在手记中这样写，“它本身就是
一个强有力的隐喻”，或一则传奇。但依然
是玫瑰。当然，这也是女主角的名字
而在海报上，迪卡普里奥和温丝莉的微笑
（仿佛等待他们的，是一个美满的
结局）像暗红色的吻，给二十世纪
最后的日子留下暧昧的印迹

或嘲弄……当我们漫步在石砌的街道
平稳得像甲板，但天知道，还会有多少座冰山
突然在我们面前出现，击碎

人类用骄傲和自负精心
铸造的神话。“My heart will go on”
但在冰冷的海水中它是否会变得清醒
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向人们
不断地展示新的偶像，让陈腐的

英雄传奇或罗曼史（像广告牌上闪亮的
霓虹灯），赚取新鲜的泪水（或票房）
而高高翘起的船尾，像一根
竖起的拇指，那意思是“好”
或“非常好”，甚至“好极了”
你没法顶住那诱惑除非你事先
把自己绑在桅杆上面，我指的是
席琳·狄翁动情的歌声

当它伴随着夜晚来临，空气凝重得
像我们置身的历史。你无法用身体
测知它的深度——不过是模拟
一些碎片拼成的布景（看上去生动
而逼真），激活我们的想象，或久已麻痹的
情感。而行人的表情在街灯下
变得僵硬，像一条条鱼，或一个个
幽灵（没有人知道他们要去哪里）

没有目的的航行。最终他们会得以安息
但愿……“名字刻在水上”，并虚构出
一段历史。但我的心是否会与它
同行，穿过虚无的风景，而归于沉寂？

一天天它变得疲惫而空旷，像
废弃的船舱，在没有人能够到达的
海洋深处。是否这意味着新的
乐段的开始，例如柔板，或一个低回的

旋律？“享受每一天”。这不过是一个遥远的回声，废墟上的微风中
摇曳的花朵。太多的灾难与死亡
太多的享乐与放纵，使我们变得麻木
此外还能做些什么，当尤利西斯破旧的木船
在地平线上消失了踪影。它是否会被
重新打捞，或演绎成新的剧本
让死灭的灵魂在舞台或银幕上复活

娱悦着我们。而旧照片上那些七十年前
殉难者的面孔，与眼前走过的人们
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四月的风依旧
年复一年用温存的手指
涂抹出绿色。说到底，这是一个
伤感的故事，也许并不悲壮
但陈腐而有趣，像礼拜时牧师的布道
或巨大玻璃橱窗上流动的光影

纪念我的外祖母

姥姥死去的时候，已经
在病床上昏迷了十几天
大面积脑出血，陷入深度的
无意识中，只是眼睛偶尔转动
似乎寻找着什么，但很快又
陷入昏迷。八十三岁，按传统的
说法，正好到了人生最后的关口
这是初冬。窗外树上最后残留的
叶子，在寒风中瑟瑟抖动
没有下雪，像奥登在一首悼亡诗中
描述过的那样。病房冷冷清清，暖气中的
水流不时发出哗哗的响声
像呜咽，或徒劳的悼念
她的一生是一连串巨大的不幸
三岁：失去母亲，死于产褥热
或类似的病症；二十五岁：被
丈夫遗弃，他带着姨太太
去了上海，少尉军需官，解放后
开出租车，五十年代死于肝癌
留给她的十八垧地，被大伯
侵吞，名义上代管，只是给她一些
地租维持生计；大女儿病死
只有十岁；一度变疯，人们把她用

铁链吊起，吃光了炕上的席子
而她名下的十八垧地，使她的
成份成为问题，在阶级斗争的年代
藏匿在阴影中；老年时接连失去了
女儿和儿子，仅有的；到处寄居，没有
安定的住所。“为什么我还不死？”
当最后一次我们去探望她，她
茫然地问，这时距她去世
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这也是我听到的她的
最后的遗言。她死得没有
一丝痛苦，但痛苦深深渗入
活着的每一天。相信着基督
相信万能的主会拯救她
和一切好人。每天，几乎是
每时，吃力地读着《圣经》，似乎
要在上面寻找着什么。在她死后
我取回了我送她的那本，横排
简体字本，“新约”部分的外面
留下了黑色的指印。葬礼在
入冬最冷的一天举行，她的手
不时从灵柩上滑到下面
(仿佛要抓住或放弃什么)
眼睛深陷着，脸上满是皱纹
哦，姥姥，在你逝世前的那段日子
我总是一次次梦见我们在
逃离，离开旅馆和饭店
离开陌生的城市和街道

我不知道——至今仍不知道
我们在逃离什么？
我同样不知道，你的不幸
是出于上帝之手——清除
前世的罪愆，还是进入
天国前的最后考验？
而在我的记忆中，你是
那么慈祥，甚至从没有
责骂过我。我三岁时
得了肺结核，每天用婴儿车
推我去医院注射青链霉素
现在我残存的最初记忆只是
灰色天空下似乎没有尽头的土路和
在风中嗡嗡响着的木头电线杆
还有，你坐在院子里做针线活
而我拿着一根木棍扮演着
孙悟空。我读的第一本书（连环画）
是你为我买的《大闹天宫》和
《小吉姆》。“将来我当了国家主席
一定送你一辆小汽车。”当时的县城
没有几辆汽车，但二十多年前
她的家里就有了轿车。我一直
没有兑现的诺言时时被她
高兴地提起，仿佛真的有一辆奔驰或
劳斯莱斯停在楼下的车库里
可以载她驶向幸福的时光
多么甜密的苦难，哦上帝
我悔恨没有说出更多的谎言

她精心收藏着我给她的一切
几封信，发在校报上的诗，还有
一些小礼物。她的晚年
在回忆中度过，而回忆只是加重
她的痛苦。抱怨着命运，然后
陷入更深的茫然。去年的夏天
她梦见了所有死去的亲人
聚集在一起，接她加入他们的
行列。遗弃了她又死去多年的
丈夫，似乎也在为往事而忏悔
穿上了寿衣，她等待着
这盼望已久的时刻——
似乎真的是一个奇迹：她的
耳聋消失了，语言变得
风趣而幽默，像刚刚成年的
少女，兴高彩烈地准备参加
一个为她举行的盛大的晚会
我相信她现在也是这样
现在我明白了她的祈祷
她不愿独自在天堂的草地上
听着风声，而宁肯和亲人们
相聚，不管是在人间，还是地狱

1998.9.9

雪中即景

1

雪落在佩雷德尔基诺或更远的地方，
寒冷摇撼着木屋后面的冷杉林。
透过蒙着水汽的窗玻璃
他的目光变得严峻。
尤里死去了，在时代的旧电车旁
他的心因为爱和苦难而破碎。
无可挽回。暴力是对人类最恶毒的诅咒
而在荣誉和祖国间，他最终选择了后者。

2

另一个人在巴利的古堡中凝望
在纷乱的雪中逐次展开的原野。
曾经为一个女人和更为虚幻的影象发狂
但此刻似乎归于平静。“如果智慧在
世界上确实存在，那将毫无疑问地
存在于孤独的头脑。”想到了死去的朋友，
往壁炉中加几块泥炭，看着火光
欢快地跳动，他的思想变得生动而澄澈。

3

习惯于在冬日的黄昏降临前完成
手边的工作，然后喝一杯酒

使心绪安闲而恬静。歌颂着春天
绿色的火焰，却跌入一个深深的冰川。
雪装饰着校园，麻雀们在空地上啄食，
暴君的塑像在渐渐臃肿。找到了
最后的归宿（还不算太坏），把生命和才华
融入大师们不朽的诗行。

4

而那个令全世界感到目眩的天才
——有着狄更斯笔下人物的名字——
从挽起衣袖的双手间，飘逸出
飞舞的雪片，使这个小小的舞台
重现童年新泽西的冬天。
挣脱于现实和苦难，梦想
带我们飞升，像鸽子，扇动着白色的
翅膀，从遍布死亡足迹的雪地上掠过

下雪的日子

既然光线开始暗了下来
窗外的树也在期待着
某种变化，那么为什么
不酝酿一场雪，给大地

铺上层桌布。哦，它来了
像一个戏法，或许，这是个

整脚的比喻。而另一个是
它伴随一个手势，不断地

飘洒，在舞台上，优雅
而神奇。而我们的日子
一天天翻开，合上，仿佛
有人漫不经心地在读

一本书，不会有奇迹发生
只是一点点变化，或伤感
大量的空白和少许的踪迹
也许是兔子，我们思想的猎犬

对此而无能为力。而这个
迟来的意象，使十一月
充满渴望。但没有人会为它
提保，或签下书面的契约

现在你该做些什么？在桌布上
摆几只水果，使它看上去
像一幅静物，或放一支乐曲
让往事在酒杯上回旋。而一个

陌生而熟悉的客人，在门外
敲响门铃，并友好地扮着鬼脸

卡桑德拉

没有人相信我说出的一切
没有人。在我说话的时候，人们
只是在笑，谈论着天气，或漫不经心地
注视着广场上的鸽子，它们在啄食
或发出咕咕的求偶声。没有人相信
我说出的一切。孩子们跟在我的后面
投掷石子，像当初对待年老的塞尚
当黄昏收拢起橄榄树的叶子
城墙上的石头陷入对历史的沉思
牧人们细数归来的羊群，酒吧里
弥漫着烟草浓烈的气味，但没有人
没有人相信我说出或正在说出的
一切。人们议论着电视中
很久以前的那次坠毁，花花公子
诱拐了某位石油大亨的妻子，议论着
性丑闻，科隆香水，花椰菜和萨义德
他们历数着过去像翻开一册
珍藏的相册。但没有人相信
我说出或正在说出的一切
现在夜晚包围着我们
像铠甲，没有箭簇能够穿透
它坚硬的黑暗。天没有下雨，没有洪水
冲击着堤坝，电影院里上演着

七十年前的那次沉船事件
我在另一个场合（或另一首诗中）说过
这只是出于一种票房的需要
用泪水换取钞票。没有希望正像同样
没有恐惧。旋转木马的阴影静卧在
花丛中，像一个古老的预言

1998.9.7